



# 父亲的农中时光

□董运生

父亲住院了，巧的是，挨床的病人家属竟是他45年未见的农业中学时的同窗张叔。老友相见，说得最多的是洋溢着青春活力的校园时光，以及所知同学的近况。

父亲很少提及他在农中读书时的情况，我所知道的也仅限于，他在缺吃少穿的年月里曾在那里读了一年多的园艺。农中虽小，但也算得上五脏俱全，从他们闲聊中，我得知这所不大的学校竟设有蚕业、园艺、林业、政教等多个科系，且当年的农中在本地还小有名气，私底下被称作“劳动大学”，想进去也需要经过一番考试选拔。学生中附近几个乡镇的居多，但也不乏邻县的同学。他们大部分是初中毕业后，成绩尚可但年龄较小、不足以下地挣工分的少年，也有少部分是读了高中考不上大学而想学一技之长的青年。

农中办在两县交界处的一个乡村，交通相当不便。家庭条件好的学生可以坐一两站慢车后再沿铁道线步行十几里到这里，条件差一些的则往往挑着柴草、粮米翻山越岭到这里。据父亲讲，他曾于一次雨后上学途中跌落河里，幸得路过的行人将他救起。

20世纪70年代的农村，生活相当清苦，父亲和张叔都属于常吃红薯面、咸韭菜花的学生。农中没有食堂，学生们自己动手生火做饭。学校附近的农家有两棵花椒树，学生们下面条没有菜，故而花椒树经常被摘得片叶不留。父亲和同学们在锅碗瓢盆交响曲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父亲读农中时，只有十六七岁，较为调皮。他曾和本

地同学调侃外县来的学生为“留学生”，也曾起外号惹得女同学将自己关在寝室里哭泣，不过这都只能算作少不更事时的插曲。父亲读书时的成绩应该还算过得去，几十年前的课堂笔记虽有些漫漶，但也不难看出笔迹工整清晰。父亲喜欢读书，曾因忘我而将放在烟囱上的衣服烧了个大洞。父亲文笔过得去，还能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农中时办过墙报，算得上是个文学青年。下学后，父亲还时常帮人书写各类文书，直到现在。我能走上文学道路，偶尔写些习作，想来和父亲的熏陶有一定的关系。

父亲和张叔数日的闲谈里，无意间揭开了一个尘封40余年的小秘密。父亲读了农中，但却没有毕业。毕业前夕，邻村的同学无意间捡到了一把钥匙，好奇之下，同学挨门试着打开了学校的一间杂物室，拿里边的篮球玩了多日。父亲和同学在将钥匙放回老师办公室时，不巧被老师碰了个正着，要学校对他们进行调查处理。父亲是个硬直脾气，对这事没再作任何解释，他收拾行李离去时，只对老师说了句：事情是他一人所为与他人无干。事情随父亲的离去而不了了之，连张叔都丝毫不知情。我记事以来，当时的老师和同学曾多次来过家里，没有看出父亲有任何的不快和芥蒂，或是无愧于心，或是觉得当年的小事不值一提。

时光飞逝，当年的农中少年已步入耳顺之年，然而谈起青春旧事，依旧难掩神采飞扬。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芳华，父亲的农中时光，想来应该是苦中有乐。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 晒秋

□兰采勇

从收秋的第一天开始，当太阳照耀着这个村庄时，农家院坝就变着花样有了一道别样的风景——晒秋，粮食归仓前最骄人的风采。

早些年，农家的院坝基本上都是用石板镶嵌拼凑而成，缝隙之间用泥土黏合。一场雨过后，小草就会在院坝空旷的舞台上迎风起舞。每到晒秋时节，父亲首先是将这些小草彻底拔除，清扫干净。然后取来牛屎，和上草木灰，稀释后摊平扫匀，填塞院坝的每一个缝隙。经阳光照晒，秋风吹拂，整个院坝就像是一幅怪诞的艺术作品，错落的石板、不规则的勾缝，还散发出牛屎和草木灰混合的特殊气味。这是丰收的气味，飘浮在村庄上空，绵延整个秋天。

院坝大的，各种粮食都拥有一块小地盘。院坝小的，只得你方唱罢我登场。但时间不等人啊，于是，人们又想着新招，将一些小产量的粮食放置到簸箕、斗筐里，移到土坝里、房顶上。整个村庄就热闹了，红红的辣椒，黄黄的玉米、稻谷，还有色彩多样的各种豆类……勾勒出一幅五彩斑斓的图案，那是出自村庄之手，不可复制。

收回来的谷子或是脱粒的玉米，都是用箩筐装的，倒在院坝里，就是一个小山丘。用齿状的粗木耙，把一个个小山丘摊开铺平，来回耙均匀，摊得越薄越好。晒谷子还得多个工序，就是要不断用竹耙打“引草”，这个不断重复的动作，看似简单，却很费劲，也马虎不得，毕竟粒粒皆辛苦啊！

接下来，就是守着院坝，得防着鸡鸭和树上的鸟雀来偷吃，得防着淘气的猫狗到粮食上滚来滚去，一不留神，它们就会在上面留下杰作——撒尿。

晒玉米和稻谷都是很累人的，要想干得快，除了阳光要足够强烈外，还要翻得勤。翻的方式有两种，一种叫“打埂子”，将粮食用木耙推出几条小小的埂子来，露出部分石板直接暴晒在太阳下，在间隔20来分钟后，将埂子的上面部分耙下来，把下面的翻上来。另一种就是在摊晒的粮食中赤脚走路，每走一步就划开一条纹路，粮食就往两边散开，就像犁铧在田里犁出一道道沟壑，人们直接取名为“踢谷子”或“踢苞谷”。夏天的太阳又毒又辣，特别是中午时分，烈日当头，却是翻晒的最佳时机。头上戴着草帽，重复着翻来覆去的动作，一趟下来要花上半个小时左右，衣服湿透是常事。

晒秋时最怕变天，只要一打雷，大家扔下所有的事情，手忙脚乱地抓起撮箕、扫把、木耙，耙啊扫啊撮啊，连气也来不及喘，终于把摊晒的粮食收成了堆，用塑料薄膜盖好。可雷阵雨有时就像个顽皮的孩子，忙活了半天，雨却不见落下来，云散了，毒辣辣的太阳又出来了。后来，人们索性就在屋檐下拴上一卷薄膜，雨来时，解开绳子，薄膜铺开罩在上空。雨过天晴，又把薄膜卷在屋檐下，省时省力。

村里人习惯用“晒了几个太阳(晒了几天)”来衡量是否装仓，感觉时间差不多了，捡起几粒稻谷或玉米，放在牙齿上轻轻一嗑，看到裂开的谷粒或玉米粒达到了理想状态，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

粮食终于归仓了，一个有序又充实的晒秋就这样结束了，而丰收的喜悦却将延续很久很久……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 母爱的青苹果

□余敏

1993年，我到重庆煤校读中专。开学后不久，母亲寄来第一封家书，信中说，家里养了几只鸟我，我反复推敲，猜测出“鸟我”就是“鹅”，不禁莞尔。

有一年春节，全家人在一起团年，外婆当着众人的面，说起母亲当年上学的事：“国娃子(母亲的小名)小时候念书很得行，也很争气，但是家里姊妹多，她又是老大，为了让弟弟妹妹们上学，她高小毕业就不去学校了，非要回家帮着我分担家务，所以才没能继续读书。”

关于外婆口中被耽误了的学堂和青春，母亲从来不曾在我们面前提及。除了外婆，还有谁会了解：年少时的母亲，可曾有过被现实击败的梦想？可曾有过被岁月尘封的远方？

记忆的抽屉盛满母亲写来的信，里面的错别字占据了半壁江山。

母亲来信说，现在是农忙季(节)，不过你别担忧(忧)家里，我和你爸能应付得了，你好好学习就是给我们的安(慰)，想到这些，干活也不觉得那么皮(疲)劳了。后来，我参加了工作，母亲又写信叮嘱我要好好学习(技)术，不要去打排(牌)等。

那些信件，错字随机编织在字里行间，好像衣服上的补丁，有些别扭，有些扎眼。

后来有一次过年回家，我无意中从母亲的枕头下翻出一叠信纸，每一页都密密麻麻写着字，上面还有许多涂改

的笔迹，仔细辨认其中的内容，竟然都是母亲写信的底稿。

我好生奇怪，问道：“妈！你写信还要打草稿呀？”

母亲在一旁怪不好意思：“嗨，年纪大了，脑筋也不管用了，想说的话总是写一句忘一句，有些字又记不起来，只好先写在那里，想起来了就在上面涂涂改改，等写得差不多了，就重新抄一篇寄给你。”

那一刻，我才掂量出每一封穿插着错别字的信件的分量，那是风吹来的沙，落在心里擦不去的痕迹。

回想这些年里，生活催老了母亲年轻的容颜，病痛折磨着她健康的身体，几次手术下来，母亲变得虚弱且瘦弱，身体和精神都大不如从前。即便如此，母亲为了给在外地的女儿写出一封家书，大费周章却又不厌其烦。在旭日初升的清晨，在静谧清冷的黄昏，在那晴好的午间，在那阴冷的夜晚，在昏暗的灯光下，在明亮的月色里，母亲就这样用心用情，一笔一画、一字一句，写出一封又一封书信。

分明有千言万语，却被分割成零星片段，夹带着瑕疵的文字汇成篇章，道不尽一位母亲对子女的深深牵挂和殷殷期盼。

抬头望去，母爱的枝头缀有沉甸甸的苹果，我摘下青色的那枚，酸酸的、涩涩的、甜甜的，一如母亲的错别字，让我咀嚼一生回味一生。

(作者系重庆荣昌区作协会员)



## 瓦砾中静静长出一株苦楝(组诗)

□张鉴

### 母亲

那个躺在皂角堡湿地的人，为自己筑起一座宫殿

她把人间的彩虹和露珠做了死亡的装饰

那个借鸟鸣和流水发声的人，为人间谱写了一曲骊歌

她把稻谷的香气和蔬菜的绿意留给了日日守望的人

年年复年年，她化为泥土，也成为神灵

### 老屋

老屋把自己埋得越来越深

那圈屋基留下的疤痕，成为往事的白骨

多少快乐深埋，就长出多少草芽

多少悲伤深埋，就碎为多少瓦砾

我亦是其中一片瓦砾

你看，瓦砾中还静静地长出一株苦楝

### 镜像

那堰塘的水啊，还是世间最干净的镜子

空中的我看见水下的我，浑身长着鳞片，逆流而翔

水下的我看见空中的我，双腋有翅，顺风而飞

两个我，一直努力，彼此靠近

碰到镜面时，要么碎为涟漪，要么化为雾气

### 水井

弯丘田边的那口井

吞吃着天空的雨水和地下的泉水

几百年，一直保留着一个巨大的共鸣腔

像家族的黑洞，喂养着张氏一族

偶尔发出咕咚声，像爱从久远的时间深处发出 (作者系重庆璧山区作协副主席)



## 择友

□武辉夏

我不喜欢阴阳怪气的人，不喜欢内心阴暗的人，不喜欢心中狭隘的人，不喜欢怨天尤人愤世嫉俗的人。

我择友，喜欢正直、善良、阳光、宽容、积极乐观、有大爱之心的朋友，喜欢有才德的朋友，喜欢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支持、互相指出不足的诤友，更喜欢交往能对社会作出积极贡献的朋友。

朋友不见时，彼此挂念；朋友相见时，彼此心生欢喜心。这才是值得一生交往的好朋友。(作者系重庆市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

